

农村老表

李良辉 男 64岁 市场星报健康文化旅游俱乐部VIP会员 爱好:写作



农村老表今年87岁，一辈子单身。他常挂在嘴上的话就是：“我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饿。”他抽烟喝酒赌钱样样来，无忧无虑，天黑了头一贴枕头就鼾声如雷。村里人说老表“不落路”，出门一把锁，进门一盏灯，日子过得凄苦。

我们是姑表兄弟，我没有见过姑父母，只知道老表一直是一个人生活。小时候我常去他家里玩。记得他家堂屋香案上摆着不少小玩意，其中有一只翡翠颜色的瓷猫很好玩，手摸上去很光滑。听长辈们说姑父是个很能干的木匠，以往家中日子过得挺滋润。老表是“独苗”，由于其父母过分溺爱，导致他生性散漫，沾染了多种恶习，更因贫困无钱娶妻，成了“寡汉条”。

改革开放前，生产队集体上工，老表正值壮年，使牛担水扬场担抬，凡是男人干的重活样样在行。年终分红总得钱，小日子能过。他还有一门独到的手艺是“赶鱼”。他知道哪个塘里有鱼，什么时候下水能赶到。春夏秋季经常在晌午放工后，到村庄前后的沟塘坝渠里赶上几网，准可捞个一斤八网小杂鱼小泥鳅之类的鲜

货。中午烧饭时分拎到我家，这样他的中饭就有了着落。老表嗜赌成瘾，每赌必输，钱输完了就借。赌债还不上就用来年春天水塘里的泥鳅作抵押。赌友们戏谑他：“老陈，连塘里的泥鳅都让你给输光了。”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农村分田到户单干，老表无心躬耕自家的一亩三分地，任野草疯长荒芜。村里只要哪家盖房子或修猪圈搭鸭棚，他往往不请自到帮人家做小工，干的全是打土坯和泥之类的重活。几天干下来也不要工钱，只图个酒足饭饱。他干活从不偷懒惜力，无论农忙农闲，只要谁家有事，村民都是第一时间喊老表去搭把手。

岁月不饶人，老表渐渐衰老了，力气活再也干不动了。我们逢年过节回老家，不仅给他送些烟酒，还给他几百元钱。有亲友不让我给他现金，说他钱到手还没捂热就奔麻场奉送给人家了。我一笑了之。他都这把年纪了，给他几个钱，也是聊表心意。即使输了，就当让他找个乐吧！

老表是典型的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从来不识愁滋味。往年回乡我时时为他的晚年养老而担忧，他本人却无所谓，依然哼哼哈哈，哪里热闹去哪里。现在真的得感谢党的好政策，十年前，他住进了乡敬老院。如今衣食无忧、医疗有保障，每月政府还发点零花钱。每次见到我老表，他总是说村里谁谁又走（死）了，能活这么大岁数岂不是赚了？



编辑手记：市场星报健康文化旅游俱乐部

本周开始招募，报名的读者纷至沓来。在交谈中，俱乐部工作人员向编辑部反映，有许多会员真的很有“故事”。他们的人生阅历、渊博学识和积极的人生态度，很让我们敬佩。为了鼓励俱乐部的会员们拿起笔来，写出自己的人生感悟、酸甜苦辣，我们特开辟这一专栏，供会员们刊登稿件，交流提高。

教师生涯中的一件小事

□李伟

在平静的生活中，记忆时常地保存着那些曾经有过，但已成为过去的往事，时光既勤奋又妒忌地塑造和锤炼着我们的生活阅历。记得那一年我高中毕业，应聘到市内一所小学任代课教师，刚出校门又跨入社会，开始了我的新生活。报到那天，校领导郑重地把一个三年级班语文课兼班主任的担子交给我，我感到一种欣慰和责任，在和孩子们的几年朝夕相伴中，既体会到孩子们健康成长的欢乐，也使自己的心灵得到一次净化和升华。那时，我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在这些孩子的身上，从而和孩子们之间建立起一种真挚的感情，同时也品尝到了生活中的酸、甜、苦、辣。

在我的几年教师生涯中，曾发生过许许多多事情，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大都淡却了，但有一件小事，现在想起来还是那么清晰，时时难忘。记得那年秋季开学的一天，我正为学生上着课，校领导把我叫出课堂，领着一个学生站在我面前，并对我说：“李老师，给你班安排一个转学生，这个学生的情况比较特殊，留过级、成绩不好，而且调皮捣蛋，他的父母已为他伤透了脑筋，所以决定转学换个新环境，希望你能在新环境中去改变他。”面对校领导，我只好表个态：“那我就尽力而为试试吧。”我把他领进教室，向同学们介绍说，

新来的同学叫甄亮，他现在和你们是一个班同学了，希望你们以后能团结友爱，共同进步。说完把他安排在教室后排座位上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细心观察，发现他比较爱好体育，而且组织能力比较强，爱打抱不平，我就有心培养他担任班干，树立起他的自信心，班上一些活动由他去组织，在同学中很有威信，各方面表现都很积极，渐渐地他的成绩也上去了。

由于他是班干，我俩平时接触的时间比其他同学多些，师生关系比较融洽，他对我很尊重，放学时我俩经常结伴而行，谈的最多的是工作、学习上的事情和他以后的志向，我勉励他好好学习，做个有出息的人，悉心去培养和引导他走好人生的每一步。后来，由于诸多原因，我离开了小学教师岗位，到另一个单位工作，我俩便中断了联系，音讯全无。一晃许多年过去了，那是几年前夏秋的一天，我们在大街上巧遇，闲聊中，得知他高中毕业就应征入伍了，成为一名武警战士，在部队由于表现突出，多次受到表彰，第二年便入了党，1991年抗洪抢险中，甄亮所在部队开赴九江沿线，不分白天黑夜奋战在长江大堤上，由于表现突出，荣立了二等功，后来从部队退伍回到地方，在某单位担任保卫干部，现在也已组建了家庭，一家三口日子过得其乐融融。

记忆

□寒池

很少回忆，就是回忆也是很少连续完整地记起我内心深处的一些人物和事情。

就像村口的那棵大树，记不清它坐在那里多少年，我在上面捕了多少只蝉，也记不清从这村口抬出了多少棺木，抬走了多少面容慈祥的人。所以有时候不敢回忆，一闭上眼便泪流满面。

记不清爷爷细致的模样，只记得见他最后一面，我是随大人们跪在他床前，我看见他的嘴张得很大，是父亲帮他合起来的。爷爷离开我们已经有十五六年了，但我的童年光景几乎是天天与他在一起，还有一条老黑牛，每天清晨或傍晚，我都会被爷爷抱到牛背上随着他一起牧牛到山坡或田野里吃青草，一路上会有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填满我年幼好奇的心。爷爷总是愁苦的一张脸，但一看到我却不样，笑吟吟地从口袋里掏出几颗花生或糖果。我脑海里总有这样的场景，阳光暖暖地照着，在广阔的田野上我和小伙伴们追逐着，爷爷蹲坐在埂上，手持一根长鞭，隔着几只蝴蝶或蜻蜓远远地向我招着手！

记起爷爷便不得不说说老屋，破旧的缝补了多次的老屋，到最后拆它的时候，都是烂砖碎瓦，我就是在那座老屋里出生的。这座屋里住着父亲兄弟三家，加上爷爷奶奶，一共住着十三个人。老屋里只有一个堂屋，六个房间，其实只有四个房间，只因我姐姐和大叔家女儿年纪稍大，所以在各自的房间里再各自隔了一个房间，那时候最怕有亲戚来往。凹凸不平的土地面，不经常来我们家的客人走着走着不小心就会打个趔趄，有时候我和弟妹们就在屋里钻个小洞扣着弹珠，到了夏天各种从土里爬出的小虫就都成了我们的玩具。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兄弟三个就已分开过了，各自有自己的灶台，灶台旁搭建着鸡窝，小时候最喜欢干的事情之一就是蹲在鸡窝口掏热热的鸡蛋。三个高高大大的木稻仓紧紧挨着三兄弟的房间摆放着，使原本狭小的空间显得更小。

那时候其实是很苦的，但却是我们笑得最开心的年月，一大家子挤在一起却有别人无法体会的快乐，尤其是要过年的时候，兄弟三家轮流帮做着各式各样的甜糖，芝麻的、花生的……我们几个小辈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打着下手，也熬到深夜，其实是想多吃一些碎糖，我想我的牙应该就是那时候吃坏的！

而今我们的老屋已不见，被摔得连一丝与它相关的物件都没有，也埋葬了我们美好的时光。新架上来的房子高端大气却找不到岁月的韵味。我们几个小辈，也一直在外飘着很少回家，就连父亲一辈也是分开着，父亲随我在上海，小叔在济南，只有大叔还在老家。都是为了生活吗？也许吧！

我该回家一趟了，看看村口的那棵大树，看看独自一人在家的母亲，和给了我那么多欢乐时光的土地和庄园。

远去的棒槌声

□黄淑芬

老家门前有条河，河虽小，却最热闹。每天清晨，从河边传来各种各样的声音，有淘米洗菜的响水声，还有担水洗衣的对话声。在诸多的声音中，让我最难忘的却是棒槌敲打衣裳清脆而有节奏的声音。

记忆中，每家每户都有一根棒槌，那是女人们洗衣时，用来捶打衣物的。棒槌，一尺来长，有竹制，也有木制。夏天的早上，暑气还没出来，母亲把脏衣服放进竹篮，挎在臂弯里，上面横放着一根棒槌，往河边走去。

母亲每次都会在一块光滑平坦的青石旁蹲下，把竹篮里的衣服拿出来放在浅水的地方浸泡。然后，在青石板上摊开衣服，均匀地打上肥皂。打好一件，揉搓几下后就用棒槌轻轻地捶打，手臂一起一落间，“嘭、嘭、嘭”的声音有节奏地传出。把衣服里的肥皂液捶出，再放到流水里漂洗，漂完再捶，反复如此，直到把衣服里的肥皂液洗净。

洗好的衣服拧干水，放在青石板的一角。有时不小心，衣服跟着水流走。这时，棒槌又多了一个好处，一伸一捞，跟水走的衣服就老实地回来了。

在我看来，用棒槌敲打衣服是好玩的事，年

少的我，每次跟母亲来洗衣，都会抢下母亲手中的棒槌，嘴里说着，让我来一下。我用蛮力乱拍，搞得头上和脸上飞满水花。但是，拍打没几下，我就失去耐心，把棒槌丢给母亲，嘟囔着说累死人。母亲怜爱地摇摇头，接过棒槌，满含笑意地继续拍打。如果洗厚重的蚊帐、被子，那么棒槌声敲打得更加密集而悠长。

等母亲洗得差不多的时候，村里其他的妇女陆续也来了。三个女人一台戏，河边这时热闹起来。棒槌挥落间，家长里短，嬉笑打闹，红红绿绿的衣服，高高低低的棒槌宛如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。

作家沈从文的小说里，也常常可以听到棒槌拍打声。“河滩上各处晒满了白布同青菜，每天还有许多妇人背了竹笼来洗衣，用木棒槌在流水中捶打，甸甸的从北城墙脚下应出回声。”那有一声没一声，棒槌敲打衣服的声音，传到耳边，清脆、灵动，真好听。

如今，村里安装了自来水，每家每户又买了洗衣机。棒槌那清脆、动听、有节奏的敲打声，只能成为我永远的回亿。